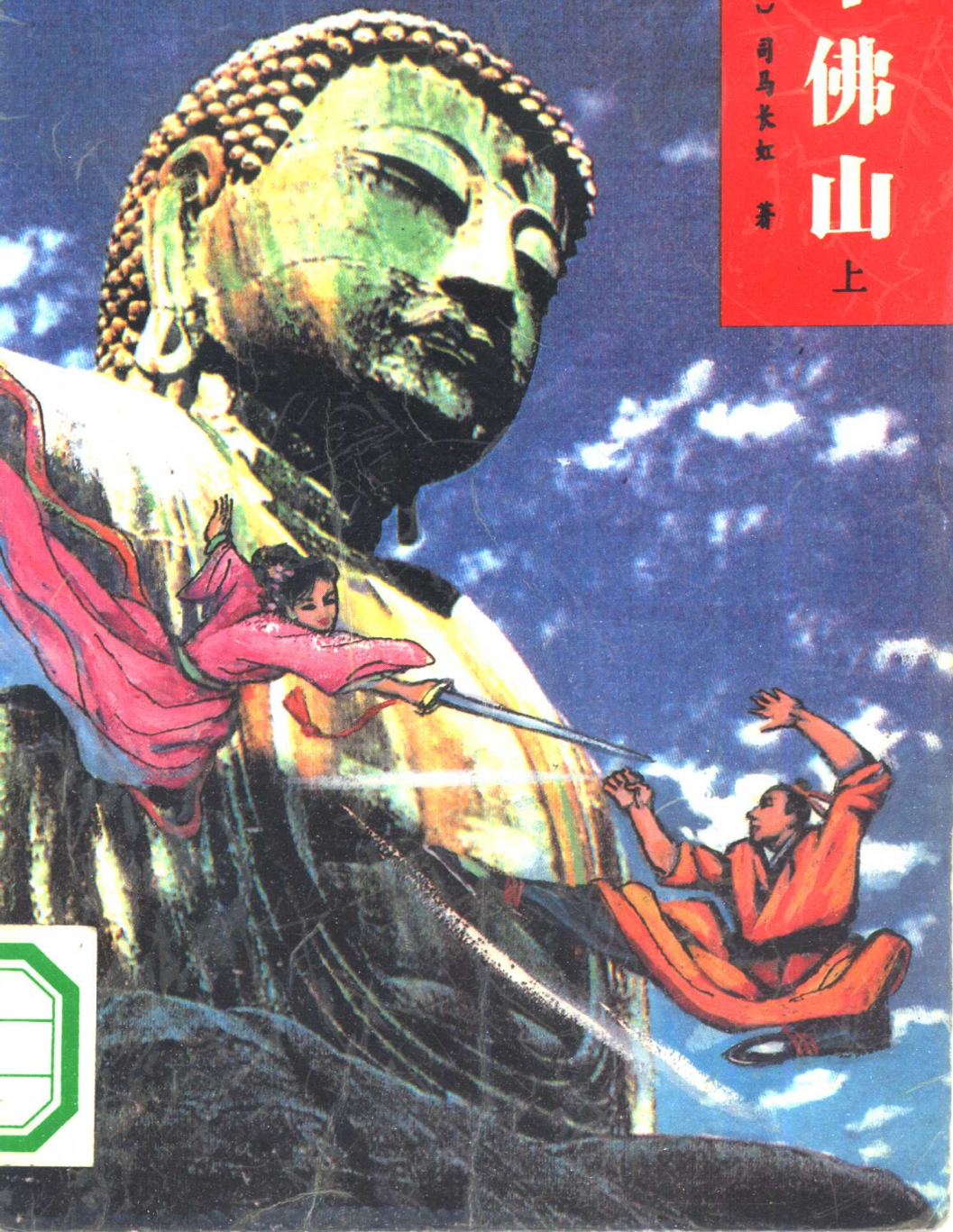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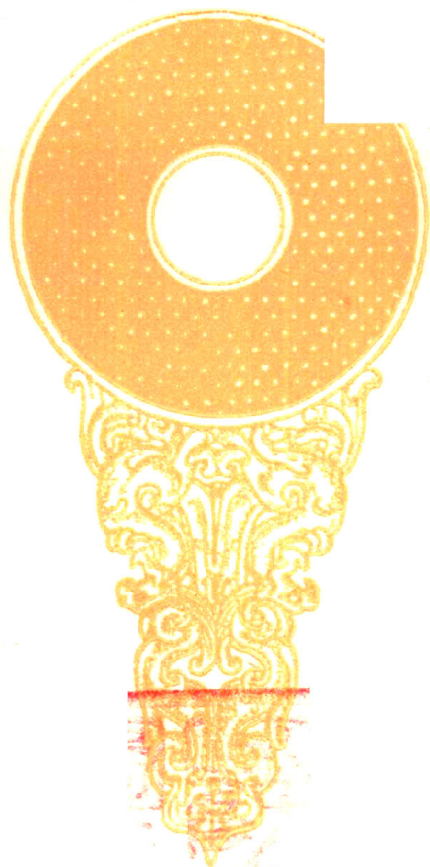


千佛山

上

〔台湾〕司马长虹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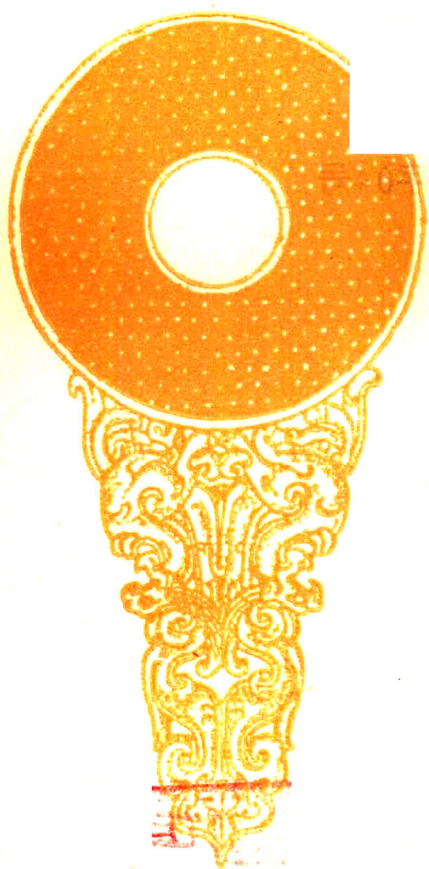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千佛山
上

司马长虹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非佛山下

台湾 马长虹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04号

千佛山(全二册)

〔台〕司马长虹 著

责任编辑:王玉佩 装帧设计:刘筱元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 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省歙县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19.25

插页:4

字数:420,000

版次: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0000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0854—4/1·765

定价:11.50元

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一群权势顽童，紧紧围着一英俊少年，齐声辱骂这少年为“野种”。这少年忍辱含愤，冲破围圈，离开抚育他成人的青姨，遁入僻地。这位少年名叫徐小山。他学文习武，欲寻找双亲，铲除恶势。适逢武林败类横行江湖，血劫临迹，百姓遭残。饱尝人间苦辛的徐小山文就武成，涉入江湖，与害群之马展开殊死争斗。高艺抖威，震破群魔之胆；侠肝义肠，温暖百姓之心；绵绵情爱，植根正义伟业；天伦重聚，不忘受苦黎庶。除魔扬道，铸炼一颗赤诚的侠心。全书险情迭起，曲折感人，将阅者带入一个始料不及的奇特境界中。

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图管字
[92]第 166 号文批准

安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台湾著名新派
武侠小说家司马长虹的最新力作

《千佛手》(上、中、下)《千佛山》(上、下)
《千佛掌》(上、下)

内容不落俗套 别致新颖

手法独具风格 妙笔传神

结构打破旧框 曲折惊险

武打别开生面 气势恢宏

独享大陆出版权 翻印必究

斜阳西下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山岗道，踽踽地，正走着位面目清秀，却又一脸忧愁之色的孩子。

他时而懊丧地自语道：“明天……明天……”

敢情“明天”将是他“生”“死”的最后抉择，勿怪他抑郁不安呢？

此时，他望了望山岗一椽篱笆茅屋；那茅屋是他临时的家，他由而感往悲今，泪水和眶而出。

良久，他抽搐地道：“青姨，我小山必要问明父母是谁了。”

小拳头跟着一紧，他显然决心已下。

当他脚步快要接近篱笆院时，他的勇气忽然消失了，一幕幕的往事，锤打着心弦，他愕然的站立在暮色苍茫中的枫林前缘。

这自称小山，年约十五岁的孩子，敢情他只知有名，却无法知姓，就记忆所及，是随着青姨来到这座“青山”岗的。

青姨的名字是个谜，因为青姨喜穿青衫，所以称她作青姨。

但在外面却得改称青姨为母亲了，因为身处异乡，一个妇人幼子，难免会使人臆测纷纭的！

谁知竟因此反而成了小山的致命伤呢？

大约半年之前，小山到“望山”屯读私塾时，青姨曾破例离开“青山”岗。

青姨虽届三十左右年华，但徐娘风韵，使当地任何少女所望尘莫及。

是以引起纨绔子弟的觊觎，及见她冷若冰霜，无法接近，又见她少女装束，并而有时非妇人打扮，于是恶言中伤，谣言满天飞。

成人们说小山是有母无父的私生子；

孩子们更变本加厉，竟说小山是猴子养的，猴子奸淫了青姨而生下小山。

是以小山在半年以来，饱经凌辱，已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。

而今天益发使他难堪了，今天私塾的老师因事缺课，又恰巧最关顾他，最同情他的爱琪姐姐没有上学，是以所受的污蔑十倍于往日。

由于那干失了管教的顽童们知老师不在，又见爱琪未来私塾，一向嫉妒小山独得爱琪偏爱的报复心理发挥殆尽了。

小山即或具有唾面自干的修养，却也无法忍受顽童们新发现的骂人辞令，顽童们骂他贱种！野孩子！妖怪的儿子，母亲是个养汉子的专家呀……

于是，纸包里的火终于暴发了。

他在忿怒之下已然忘掉青姨耳提面命，殷勤的嘱咐了。

由而他与对付他最厉害的孩子头——王大官定了约。

约定的内容很简单：发誓瞒着老师、家长，到“葫芦”谷口的断崖上，打个不分生死不休……

逐渐沉静下来的小山，何曾不知道王大官人多势众，此去有死无活，可是他顾不得那么许多了，他外柔内刚的倔强脾气一发，使他视死如归，使他存下杀一个是一个的报复念头。

但他想到世上留恋的问题，心志又开始动摇了！

父母是谁？青姨是谁？我小山又是谁呀……

他急忙擦了涕泪纵横的脸颊，他不愿意使青姨看出他那难堪的样子，敢情茅椽在望，到家了。

他整了整衣襟，本能地望了眼暮色苍茫，以及三里外“望山”屯的点点灯火，这才轻轻的推开门道：“青姨！小山回来了。”

里面传出青姨的声音，道：“小山，门带好，把厨房锅里热的菜饭端来！”

小山开了门，端了菜饭走到内套间，他突然嗓音一哑，叫了声“青姨”，楞楞地站着不动了。

青姨噫声道：“小山，傻了不成？”

小山怔了怔，将菜饭放在桌上道：“我……”他积压心头已久之谜，再也无法抑止了，他虽然不想问明此事，因为每当提到家世问题，相依为命的青姨会伤心的，可是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明天一死了，死了还该作糊涂鬼吗？

青姨慈蔼地摩着小山额头道：“八成受了同学的气，好孩子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……”

小山激动地哭道：“青姨，别老说那古话教训人了，到底我的父母是谁，您……您因何领我长大……”

青姨偷弹珠泪，强颜笑道：“傻孩子，忘了吗？你爹是大英雄，你娘是女中豪杰，只是时机未到还不能说的！”

小山泪眼一扬，坚决地道：“今天非说不可，不然，我……

我就不起来了……”

抱着青姨的双腿，不依的，纵声大哭！

青姨愣了愣，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小山如此泼辣，她那美丽而凄凉的粉颈上，也被快要枯竭的泪水遮没了。

小山道：“青姨，你真要我作一辈子没有父母的孩子吗？”

青姨仍然装着笑脸道：“傻孩子，时机未到呀！”

小山小脸一绷道：“时机？时机？万一我死了呢？！”

一句话使青姨打了个冷颤，想不到十五岁的孩子说出这等决绝话，她良久无语，显然她已柔肠寸断了。

小山激动地道：“死了也比被人骂为野种好得多！”

青姨倏然粉脸一寒道：“起来！为姨告诉你！”

小山怯怯地站了起来，他见青姨面如寒霜，十数年相依为命，情逾母子的青姨从未有过如此严肃表情！

他战战兢兢地喊了声：“青姨……”

青姨惨然一笑道：“非是为姨不愿说出你的身家，因为你一旦知道身家为何，也许灾连祸结，小命难保！”

小山惊异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青姨叹道：“个中道理难说明白，现下我可告诉你姓徐了！”

小山惊异而又感喟地念着：“我……我是徐小山了！”

可是当他继续问下去，青姨又讳莫如深了，青姨强调告以姓氏已是不得已中的不得已，不得再问了。

徐小山苦苦哀求道：“即使不告诉父母为谁，也得说说他们下落呀！”

青姨想了想道：“先记住‘千佛山’这个地名！”

徐小山道：“定是父母住在‘千佛山’了？”

青姨沉吟片刻，摇摇头道：“可改作压在‘千佛山’了。”

徐小山天真的失声呼道：“人压在山下，不会变成肉饼吗？”

青姨叹息地道：“其间自有奥妙，道理为姨亦是不解，总之，你父母决没有死！”

徐小山半信半疑地道：“姨娘不会骗小山？”

青姨回首前尘，不胜凄戚地道：“如果你父母死了，为姨还会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上生存一日吗？”

徐小山一琢磨话意，恍然地道：“原来青姨是等待爹娘的！”

青姨神往地垂首无语，泪水湿了前襟。

徐小山突发奇问道：“那么青姨与爹是什么关系呀？”

青姨如触雷电，娇躯一阵战栗，嗫嚅道：“他……他是我……”

她哽咽良久，仍是无法道出心中所要说的话！

其实，她与徐小山父亲的关系，只能以“微妙”二字解释，她可说是徐小山父亲的爱妾，亦可说是情逾手足的兄妹，但也可解作是徐小山父亲的弃妇。

她因而陷入了深思；

她黯然垂泪，心灵上琢磨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徐小山似也看出她表情殊异，他聪颖绝顶，忖知如想问明真象，必得趁着青姨伤心之际激动地说出。

于是他强忍住眼泪，催问道：“爹究竟是你的谁呀？”

青姨目光发直，神色惨淡，呖语般地道：“他……他是世界上最无情的薄幸男子！”

“那么娘呢？”徐小山边说边想：“青姨何以骂起爹来了？”

青姨冷笑道：“你的娘非但失约，又且无信，我……我恨死她了，哈哈，哈哈……”

狂笑声中突然将徐小山牢牢抱起，她美眸瞬也不瞬的望着徐小山。

原来徐小山太像他的父亲了，她要在徐小山的相貌中，追溯着往年片刻的美丽憧憬。

徐小山不敢再追问下文了，他看出青姨的表情迹近疯狂，莫非青姨因想起父亲乃致于此？她显然与爹的交情非同泛泛？……

两人因而相拥相抱，愈发双双无言了。

但在这无言的默契中，这双遭遇命运颠沛的异性母子，情感愈拉愈近，奔放的感情使泪水化而为一，不知泪水是谁的了！

此际，天也在变了！淅沥的雨声，滴到天明，似是象征着徐小山与青姨的悲痛，抑或有着某种灾难降临？！

雨声逐渐停了，天光也跟着发亮了！

这当口，青姨与徐小山，因哭了半夜，劳累不堪，反而酣然入睡。

岗下的鸡啼惊醒了两人不同的梦境，原来青姨梦见了小山爹来践十五年前之约，小山娘竟也不计大小，效娥皇女英故事，共嫁一夫，使武林传为佳话。……

小山却梦见“千佛山”了！

在他童心的幻想中，那山几与天齐，巍峨壮观，山上时而闪烁着成千万佛像，勿怪称之为“千佛”山哩。

可是他梦中犹然大惑不解，父母压在山下，即使有佛像保佑，也不会生存在世间呀？

他醒了，他脸上犹然堆满了泪痕！

他望了望青姨，青姨也正以一双关顾而凄怨的眼神望着他，两人又相对无言了。

半晌，徐小山望了望天色道：“我要上学了！”语气十分沉重。

青姨道：“为姨要送送你！”言词特别关心。

徐小山沉吟地道：“经常来去的路，用不着送了，再说，雨后山滑，姨娘还是呆在家里好些！”

青姨帮着徐小山穿戴好，坚持的送他下了山岗。

她像是有所预感，小山会不会一去不返呢？

直到徐小山的背影消逝，她才匆匆忙忙的回去，她不愿叫晨起的樵夫看到，她的美丽已引起了蜚短流长，万一被人碰到，再生谣言，岂不令小山更加难堪。

她快快地回到了茅屋，心旌犹自悬悬不定，记得头顶铜烛台的一代异僧顶烛人说过：千万不能告诉小山的家世，否则，魔难、血劫，将会接踵而至。

她懊悔地喃喃自语道：“小山呀，为姨不该告诉你家世了，你……你是我的第二条命，如果……”她不敢深想了，她不相信预感，但她心里面的阴影，却扩大……扩大到无法收拾。

而此刻的徐小山呢？当他劝住姨娘不要相送时，他那幼稚的心田，宛如碎刀零割一般的痛。

他虽是大踏步走了，连头也不回，但那是没有勇气再看青姨一眼了，今天将是他与王大官相约决斗的一天。

他望到“望山”屯了；他的脚步有点沉重了。

他早已知道教席先生请了两天假，今日是无法上课的，那么一见到王大官等，就是强存弱死之际了。

他突然在小桥流水的“三里”桥愣愣地呆住了，因为“三里”桥使他联想起爱琪小姊妹。

爱琪仅比他大一岁，每当他受人嘲弄时，除了替他出气之外，经常带他到“三里”桥散心。

有时他俩并肩看日出！有时他俩躺在地上寻找天上的牛郎织女星……

两小无猜，情愫暗生，是以在徐小山心灵深处，早已镌印下爱琪的情影，爱琪当是他患难中的唯一知己了。

他虽然沉缅于美丽憧憬里；可是死亡的约会仍在他脑中呼唤……

他的脚步快接近塾馆了；他的心情也沉重的快要窒息了。

他此刻不想死了，他并非怕死，而是初悉家事，救父母脱困于“千佛山”的责任使他留恋于人生了，何况还有爱琪小姊妹？

再说与王大官等真的是深仇大恨吗……于是他将化解这场约斗的希望寄托在爱琪的身上了。

他知道只要再忍受几句冷言热语，爱琪一出面，就会没事的，王大官等是怕爱琪的！

想到此处，如释重担，他挺起胸脯跨入了塾馆门。——潜在意识使他不露怯意——

可是一入馆门他大感意外而忿怒了。王大官等人早已一字排开，候在那里，在王大官等人中，赫然有爱琪在内，爱琪穿了件葱绿色上衣，淡黄色湘裙，乌油油一条凤尾辫子，捏于手，竟然与王大官有说有笑，好像没有看见自己。

他忖道：“爱琪姐姐怎会跟他等在一起……”

王大官跨前一步，手指徐小山鼻梁道：“小野种，到葫芦谷

吧？”

徐小山微一沉吟，王大官大肚子一挺道：“不想死容易，只要承认你娘跟猴子睡觉就行啦！”

徐小山强纳着怒火道：“谁个怕你？但我得问问爱琪姐姐！”

——他希望爱琪的一语解除纠纷——不料爱琪小嘴一撇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男人就要有个男人的气概，怕打架的人就不是英雄。”

徐小山心头一愕，忖道：“好怪？爱琪姐姐知道我人单势孤，为什么不拦阻呢？”

继而又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原来爱琪是恨铁不成钢，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了！

转念及此，小拳头略地一捏道：“姓王的，走，不死不休。”

王大官冷笑一声，大胳膊一晃道：“三眼子，四少爷，老王，周七……一块儿看老子揍野种……”

十几个顽童跟他一哄而出，其实，他早已安排下这多人对付徐小山的！

“葫芦”谷离开“望山”屯不过三四箭地，谷上有一断崖，谷下是两头狭窄，中间宽阔的深壑。

失掉管头，无法无天的孩子们，突然在断崖前三丈处停止了行进。

无疑的，这片断崖就是王大官约小山的决斗地。

王大官冷眼一睨徐小山，耸耸肩道：“先谈谈条件再打！”

徐小山将心一横道：“说！”

“打不过老子？”王大官姆指一竖道：“葫芦谷就是你葬身

之地！”

“打得过呢？”徐小山恨满心头道：“又该如何？”

“磕头陪礼，不再叫你猴子养的了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，出手吧？”

“先派个先行官比比看！”王大官说罢，嘴巴向着位眉心有两颗铜钱疤的大孩子道：“四眼子，收拾他！”

四眼子袖子一挽，二话不说，出手就是一下窝心掌！

徐小山也是积忿在胸，形同拚命，一见拳头来到，竟然拚着挨打，右手划个弧线，嘴里呼声“看打”猛向四眼子耳门挝去！

但闻“嘭”“咚”两声，徐小山抚着胸口，退了两步，四眼子眼珠一翻，一个筋斗摔在地下，爬不起来。这并非徐小山会两手，而是他打的地方，恰巧是学武人的忌害之处——“太阳穴”。

四眼子这一吃了败仗，为首的王大官气得怒吼道：“他妈的饭桶，看老子的？”罗圈腿绕上几步便与徐小山朝了面，他仗着个子高，体力大，年龄长，气势凶，压根儿就没把徐小山放在眼里！

更加心目中的美人儿爱琪临时面授机宜，更使他雄威百丈，火焰熏大，恨不得一下子将徐小山放平，获得爱琪青睐！

徐小山一面咬牙预备对付强敌，一面脑中电转：“琪姐非但不劝架，还有意无意间替人助威，太令人百思不解了！”

——敢情王大官一出场，爱琪就以一条彩色手帕，挥之不停向他加油——

徐小山想到三日前爱琪在桥头临别时的一番话：“小山，别跟那些没有管教的孩子一般见识，要知古圣先贤，都是从磨

练中长成的……”

她的话何等的殷切啊？

她与自己情愈手足，她……她也是个无父无母无姓，随着位剃度的尼姑长大的可怜人呀。

他走念及此，心头宛似挨了记闷锤，在不解，又不能发问的情况下，他直觉的认为琪姊姊不喜欢自己了，琪姊姊竟也把我小山当成野孩子，猴子养的了。

“嘭！”在他一愕然顷尔，王大官的拳头正好打在他方才受伤的胸脯之上，两次受伤，使他小脸泛白，口中一甜“哇”的吐了口鲜血！

一旁胆小的孩子们惊叫道：“血……血……不能打了！”

王大官得理不让人，又是一勾裆脚踢来！徐小山怒发三千丈，人在遭受“生意”与“爱情”的双重打击下，别说吐血，就是废了条大腿，也要将怒气发泄到对方不可！

是以他口如喷火，犹若凶煞附体，他已然忘掉自己是谁了，生死二字，由脑中剔除，他急忙一跳的躲开对方一脚，跟着一个“羊头”向王大官小肚子撞去！

这一头之力几已凝聚了全身之力，王大官也是过于托大，更加一向将徐小山看做，一个笨蛋，来了个后脑勺着地，“咚”！登时起了个栗子般大包！

徐小山就势骑到他身上，口中骂道：“看你还敢欺负人？”双拳狂命的打下。

孩子们大叫道：“野杂种的本事不小呀！连王大哥都不行！”

爱琪冷笑声道：“穷嚷嚷有什么用，不会一齐上？”

话一落音，孩子们如奉纶旨，七拳八腿，将徐小山反按在